



□ 12
3050
10

+



口 12
3050
10



左傳事緯目錄

卷十

吳闔廬入郢

鄭獻滅許

陪臣之叛

宋南蒯

齊陽虎立

晉侯犯中分

公孫宿

諸侯叛晉

晉范氏中行氏之亡

齊悼之立

宋景滅曹

齊悼之立

齊悼之立

吳國亂人殺

赤十

赤十



左傳事緯卷十 主天子義文昭立更由晉滅之補費無難

昭十三年 吳滅州來 令尹子旗請伐吳 王弗許 曰 吾未撫民人

未事鬼神 未修守備 未定國家 而用民力 敗不可悔 州來

在吳 猶在楚也 子姑待之 年十七 吳伐楚 陽句為令尹 卜

戰不吉 司馬子魚曰 我得上流 何故不吉 且楚故司馬令

龜 我請改卜 令曰 鮒也 以其屬死之 楚師繼之 尙大克之

吳王僚

楚平王

昭十三年

吳滅州來

令尹子旗

請伐吳

王弗許

曰吾未撫民人

未事鬼神 未修守備 未定國家 而用民力 敗不可悔 州來 在吳 猶在楚也 子姑待之 年十七 吳伐楚 陽句為令尹 卜 戰不吉 司馬子魚曰 我得上流 何故不吉 且楚故司馬令 龜 我請改卜 令曰 鮒也 以其屬死之 楚師繼之 尙大克之

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眾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眾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眾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令尹子瑕城邾。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楚子之在蔡也。鄭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

爲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爲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羸氏至自秦。楚子爲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大子建居于城父。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

其性而無寇讐。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二十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大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

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蓋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為愈。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肝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讐，不可從。

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鱣，設諸焉而耕於鄙。二十三年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燬。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眾，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燬，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諸先者去。

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謀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楚太子建之母在鄭，召吳人而啟之。冬十月甲申，吳太子請樊入鄭，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遠越追之不及，將死。眾曰：請遂伐吳以徼之。遠越曰：再敗君。

師死且有罪。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蘧。溼。楚
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也。郢苟不能衛。城無
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
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
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
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也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
潰。民棄其上。不也何待。夫正其疆場。修其土田。險其走集。
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
不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

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
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四年。楚子為舟師。以畧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也。邑不
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
也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
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闔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
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也郢之始於此在矣。王
豈動而也。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
今為梗。其王之謂乎。
二十五年。楚子使蘧射城州屈。復蒞人

馬城丘皇遷訾人焉。使熊相禡郭巢。季然郭卷。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二十六年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大子王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讐。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二十七年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

楚昭王

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麋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鱣。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鱣設諸曰。王可弒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鉞。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鉞者夾承之。

吳王闔廬

及體以相授也。光偽足疾，入于掘室，縛設諸寘，劔於魚中。以進，抽劔刺王，鉞交於胷，遂弑王。闔廬以其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吳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讒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

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日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師使退其師。曰：乘亂不詳，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焚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葬，令曰：不葬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葬也。令尹炮之，盡

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郤氏費氏。自以爲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廢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戍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濫惠。共儉。有過成莊。

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郤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長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三十

年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

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

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讐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冑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甯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

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吳子問于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眾而乘，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三十一年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戍，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

謀也。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定二年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為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二年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

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而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

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癘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旃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將會衛子行，敬子言于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微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

以軍行，祗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臯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卽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

實古奧
洽博文
之極奇
者左氏
文字或
簡而備
或詳而
核故寥
寥數語
而不覺
其少長
篇累紙
而不見

其煩此
所以為
古今絕
響也

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
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
大路少帛精棧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
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
取於有閭之士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
蒐。聃季授士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
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
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
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

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尙年也管蔡啓商基間王室
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
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
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
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聃季
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尙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
爲伯甸非尙年也今將尙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
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
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

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
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反自召陵。
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
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
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罪非義。沈人不會于召陵，晉
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為沈故圍蔡，伍員為吳行人，
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犁之孫嚭為吳
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
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

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戍，謂子常曰：子訟
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
阍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
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
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
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
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
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
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

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鬪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鬪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澁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涉睢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

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戍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澁傷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爲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剝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郢鍾建負季芊以從由于徐蘇而從鄭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讐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讐詩

子胥何辭

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疆禦唯仁者能之
違疆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
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鬪辛與其弟巢以王奔
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
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
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
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乃已爲王曰以
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
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

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
人乃退鑪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
不敢以約爲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初伍員與申
包胥友其亾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
子能復之我必能與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
吳爲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
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
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亾君之土也若以君
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

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
 立依於庭墻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
 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五年夏歸粟于蔡以
 周亟矜無資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
 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
 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吳人獲蓬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
 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
 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為堂谿氏吳師敗楚
 師於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麋子期將焚之子西曰

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
 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
 戰于公婿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闔閭罷闔閭罷請
 先遂逃歸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葉
 公終不正視楚子入于郢初闔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
 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
 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于成臼藍尹亶涉
 其帑不與王舟及甯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
 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闔辛王

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鬪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鬪懷子西
 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為君也
 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遂逃
 賞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
 我矣以妻鍾建以為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
 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麋復命
 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大小
 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過盜
 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

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六年四月己丑吳太子終纍敗楚

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也子期

又以陵師敗于繁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於是乎

遷郢於都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十四年頓子牂欲事晉

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

十五年

吳之入楚也胡子盡

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

事楚何為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

哀公

元年春楚子圍蔡

報柏舉也里而栽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

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乎請遷于

吳年二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眾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蔡遷于州來。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眾莫敢進。文之錯後至。曰。如墻而進。多而殺二人。錯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販由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繪闕。曰。吳將沂江入郢。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

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為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昇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吳楚之爭久矣。壽夢之世。吳能自彊。既而巢隕。諸樊闔戩。戴吳。楚康之際。吳其衰乎。夷昧立。而楚靈方驕。入我

朱方執齊慶封。三年之內，三尋師焉。楚暴吳弱，宜若不敵。乃平王初立，吳卽乘隙而滅州來。吳固非甘心下楚者也。于僚之立，長岸一戰，而師壓楚境。雞父再役，而七國喪敗。楚常詘而吳常伸。豈王僚之能度越前人哉。史記稱平王初立，施惠百姓，存恤國中，傳亦稱簡兵息民。五年後戰平，懦王也。志存靖國，然而疆場屢警，烽燧時聞。卽欲息民，何自而息耶。城郟、城父、城州來、城郢、城州屈、城丘皇，凡以保茲疆域者，綢繆恐後。雖然，亂生于外者，可禦；亂生于內者，難圖。平王密邇讒聞，喪厥大子。

竝誅伍奢而考厥所由，則無異衛風之刺新臺，賦乘舟也。敗性滅倫，視靈王而加穢焉。幸而令終，保無患乎。昭王初立，吳僚被弑，楚人欲因吳亂而取之，不知闔廬之發憤爲雄，遠逾前代。而楚昭信讒，寵佞猶然。平王之于也，吳人一舉而滅徐，再舉而伐越，旣而楚瓦貪賄，晉不能伐闔廬，內因胥韜之怨，外因唐蔡之讐。用孫武、白喜之師，長驅入郢。君舍君寢，臣居臣室，壞宗廟，徙陳器，伍員掘平王之墓，鞭屍三百，左足踐腹，右手抉目，而誚之。猶曰：報其子不及其身，莫釋子怨也。此一役也，因蔡之

請託義興師五戰皆勝昭王出走較之召陵之盟城濮
之戰功尤加烈即未常獻捷成周而攘夷之效高於桓
文矣柏舉書子嘉其救患入郢書吳貶其從狄然而分
災恤難中國事也晉定公不能救蔡而授權于吳聖人
惜焉故郢不書滅所以存楚闔廬削子所以抑吳春秋
之法似不止於狄吳也昭王藉秦反國休養數年滅頓
滅胡非不耀武而終不敢以一矢加吳慰先君于地下
吳之疆從可知矣且晉自會向以來不復通吳而季札
之聘反日接於上國國有賢者禮治無闕是以篡弒雖

作勾吳卒疆端有以哉

○鄭獻滅許

成三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四年冬十一月鄭公

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冷敦
之田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
取汜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
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
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
五年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

皇戌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

玉于東楹之東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六月鄭悼公卒八年是行也鄭

伯將會晉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十四年八月鄭子罕伐

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

封十五年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於楚辛丑楚公子申遷

許于葉襄十年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

晉人歸諸侯鄭子驕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

穆叔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夏

六月次于楲林庚辰伐許次于函氏晉荀偃欒黶帥師伐

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楚

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二十六年許靈公

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

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

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

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讐於勇置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

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

亥

左傳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左

西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於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昭九年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遷方城外。人於許。十八年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讐不可啟。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

襄元年
經書許
男圍蔡
十三年
書許男
成卒葬
許元公
許滅而
又書者
再興也

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十九年夏。許悼公瘞。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定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許靈公在位。十受鄭兵。成之三年。鄭襄公一歲而兩伐之。四年。鄭悼公使疆其田。既。又親伐之。八年。鄭成公門于其門。九年。復圍之。十四年。又兩伐之。入其郛。襄之十六年。鄭簡公從諸侯。兩伐之。許靈往愬。遂卒于楚。夫訟不獲勝。遷不獲避。積奮請師。身死不恤。何其讐鄭之決也。昔也穆公從齊。卒于陘。師今也靈公赴楚。卒于鄰國。

本傳事紀 卷一
三一
同一客死而昔爲死義今爲死忿謀之不臧遠愧乃祖
矣。且許自齊桓旣沒反覆無信往往恃楚至靈公而當
楚共康之世楚亦未嘗專庇許也是以疆場之上無歲
不有鄭師楚皆不問靈公之卒僅一出師姑以慰死者
而已旣而許悼卽位凡楚盟會無役不從許雖親楚楚
何嘗爲許報哉靈公遷於葉悼公遷於夷又遷於白羽
許男斯遷於谷城國凡四遷皆出楚命剪荆築室歲無
寧居蕩析播越國本銷亡游速乘之而虜其主滅許者
鄭亡許者又焉知非楚也且鄭固諸夏之罪人也居晉

楚之交介在疆敵苟安已幸而迫虐許國務求逞志召
陵之會許斯幸能進而與晉同好鄭獻公乃因晉弱而
俘囚之誠何心乎許旣將亡又遭家難太子止痛已之
不嘗藥以位與虺哭泣歔粥噓不容粒未逾年而卒
賢太子死而國奚望哉春秋惡鄭人滅許之暴益傷許
之託楚之愚地歸於楚而俘歸於鄭嗚呼大獄之亂絕
矣。

陪臣之叛

南蒯

卷十

三

定十年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媾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媾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慙。謀季氏。慙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

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三三之比。三三曰。黃裳元吉。以為大吉也。示子張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疆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非此三者。弗當。

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土美爲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關也。筮雖吉。未也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爲怨府。三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治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亾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

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

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十四年

南蒯之將叛也。盟費

人司徒老祁慮癸。僞癯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閒而盟。許之。二子曰。民之欲叛也。請朝眾而盟。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忌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畧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皙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馬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

陽虎

定五年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
 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
 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
 洩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
 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
 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己丑盟桓子于稷門
 之內庚寅大誛逐公父歟及秦遄皆奔齊六年二月公侵
 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

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
 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
 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輦鑑苟可以納
 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為之
 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
 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
 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夏季桓
 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
 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

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為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于五父之衢。七年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八年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

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陽虎殿。將如蒲圃。桓子詐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閒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

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虎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虎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于微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謹陽關以叛。」
九年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

諫曰：「臣嘗為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眾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楔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侯犯

定十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爲馬正使公若爲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劔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劔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

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爲之宣言於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于齊。齊人將遷郈民。眾兇懼。駟赤謂侯犯曰。眾言異矣。子不如易于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于地。且盍多舍甲于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于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

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從以爲寡君賜。

公孫宿

定十年 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哀十四年 初孟孺子洩將圍馬于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爲成之病。不圍馬焉。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秋八月辛丑。

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祖免。哭于衢。聽共。弗許。懼不歸。
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輪。子服景伯
如齊。子贛爲介。見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
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
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
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恆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
君。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
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
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做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謹。與闡。寡

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
之。乃歸成。公孫宿以其甲兵入于贏。

經曰。公子慤出奔。齊。叔弓帥師圍費。記南蒯之叛也。曰。
盜竊寶玉大弓。得寶玉大弓。記陽虎之叛也。曰。叔孫州
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記侯犯之叛也。左氏之補經曰。
成叛。記公孫宿之叛也。夫蒯虎叛季氏。犯叛叔氏。宿叛
孟氏。大夫僭也。而陪臣叛之。宜若爲義。然傳不云乎。家
臣欲張公室。罪莫大焉。此南蒯諸人之名。春秋所由削
之也。夫季氏專政。僭竊公家。至于平子。越禮尤甚。子仲

謀去之而未克。南氏先叛。無論家臣。君圖湫攸。先兆而謀之。不終披邑資敵。是豈春秋之義乎。南蒯出奔。季氏益用尾大。孟仲從而助之。昭公謀去未成。而越在外野。季氏既逐其君。又廢其後。俾先君不能正終。嗣君弗克正始。禮樂征伐。自大夫出。僭度已甚。死而無討。春秋痛之。陽虎執國命。季孫被執。虎又辱之於晉。陷之於齊。且盟且誚。且暮得而甘心焉。是時齊景叛。晉伐我。構難未平。而虎且專政。自恣從祀。先公作難。蒲圃琴如。甲起說。然不懼。叛白之璋。繡質之弓。青純之龜。任其攘竊。而魯

之亂極矣。孔子相魯。以爲欲靖內亂。必先平齊。夾谷一會。而鄆讎。龜陰之田。來歸。聖人之所以折衝於樽俎也。侯犯宰。郈公山不狃。宰費皆倚城自固。不可不討。無何而侯犯先叛。師兩圍之。犯雖平而不狃。在憂未歇也。仲尼曰。三家之抗魯也。以三都之故。陪臣之抗三家也。亦以三都之故。大都耦國。不如墮之墮。郈克費周公可復。奈何。女樂入孔子行。而成不果墮矣。夫孔子生魯五十餘年。魯之君臣咸知其聖。然前此不用。而必待定之十年始用之者。非季孫之真能用孔子也。始迫于陽虎之

徒故急召以救亂亂已靖矣冀或附已而孔子乃使之
 墮私邑出藏甲三家能不畏乎公斂陽曰成孟氏之保
 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季氏必曰無費是無季氏也叔
 孫氏必曰無郈是無叔孫氏也魯既不能一日用孔子
 孔子豈能一日留哉孔子去矣公誰與謀自是公室益
 卑三桓益侈公孫宿據成以叛亦莫能病孟氏也況叔
 季之專又甚於孟氏者乎昭公有孔子而不能用定公
 用孔子而不能終陪臣交叛不能病三家而反以病魯
 削弱之患雖聖人亦未如之何也

諸侯叛晉

定六年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
 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
 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
 吾室亦不亾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趙簡
 子逆而飲之酒於縣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
 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為也已
 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
 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

執樂祁七年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苦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入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

偽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私謂子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之。」樂祁歸，卒于大行。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公侵齊，攻廩丘之郛，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主人出師奔陽，虎偽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偽顛虎曰：『盡客氣也。』苦越生子將待。」

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雁魯於是始尙羔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軼涉佗按衛侯之手及挽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

衛叛

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爲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負羈縲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九月師侵衛晉故也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僞有疾乃使向巢

左傳事紀一 卷一
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謂桐門右師出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鐘。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秋。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于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雷下。東郭書讓登。犁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晉車千乘在中牟。

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圍。亾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於衛。齊侯賞犁彌。犁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皙憤而衣狸製。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貺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乃賞犁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十年春。

公

及齊平。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燿，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于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啟門，亦以徒七十人且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啟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均。」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

十一年冬，及鄭平，始叛晉也。

十二年夏，衛公孟彊伐曹，克郊，還滑，羅殿未出，不退於

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為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為無勇。」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鄭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

十五年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齊侯衛侯次于蘧擘，謀救宋也。

哀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故也。晉師侵衛，衛

不服也。九年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邾張與鄭羅歸宋公伐鄭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三

三之需三三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祚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十年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事不再命卜不襲吉行也於是乎取犁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胡康侯傷晉霸之衰也以為示威平丘而齊叛辭請召陵而蔡叛盟于沙鹹而鄭叛次于五氏而衛叛泄于鄭會于夾谷軟于黃而魯叛如是則諸侯皆叛晉勢孤矣考厥所由豈無故而然哉善乎廬陵李氏之論之也曰

讀隱桓之春秋而知王澤之竭也。讀昭定之春秋而知伯烈之壞也。晉伯復盛於悼公。浸衰於平昭。而遂廢於頃定。夫晉以奕世九君之業。豈無積累之功。著在中夏。至頃定一壞。而不可復收。嗚呼。廢興存亡。未有無故而然者也。嘗原晉事之顛末。而察其所由失矣。或曰。晉之微也。大變在夷狄。有楚弗攘。有吳弗抑。二疆竝立。伯權遂弱。自召陵擁十八國之眾。不能振旅。至于戎蠻之執。晉俛焉北面。而事楚。以京師之禮。自吳滅巢。滅徐。伐陳。伐齊。晉不能誰何。迄乎黃池之會。吳哆然操方伯之令。

而下以列國命晉。春秋由是絕筆焉。則晉之失。伯實夷狄之張也。曰中國苟合。夷狄豈能閉乎其端。在諸侯之先貳。當時以齊景衛靈宋景之君。其國皆疆。戮力周旋。何畏於吳楚。今也齊景公有抑晉代興之志。宋衛魯鄭之君。無非攘臂以從齊者也。蓋晉執行人叔孫婁與邾大夫坐。而失魯。執宋仲幾樂祈犁。而失宋。涉佗成。何詬衛。而失衛。荀寅辭蔡。而失蔡。假羽毛於鄭。而失鄭。是以齊得以盡取諸侯。鄭則與齊盟于鹹。會于安甫矣。衛則與齊盟于沙。次于五氏矣。魯則與齊會于牽。宋則與齊

會于洮矣。終則齊侯衛侯且伐晉矣。則晉之失霸。乃諸侯之離也。曰晉國苟治。諸侯安得背乎。其原在大夫之先叛。使六卿諸臣如先大夫之肅。皆盡忠以輔公。何憂乎齊衛。今也疆家多門。各求封殖。而削弱之禍。獨歸宗國。自趙鞅取衛貢五百家。勤晉陽之甲。自韓不信執宋命卿。不顧踐土之盟。或取季孫之賄。而昭公弗納。或求蔡侯之貨。而伐楚之師徒出。或索十牢。而吳人藉爲口實。孟子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晉伯之衰。又誰咎歟。○○○晉范氏中行氏之亾。

昭二十九年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亾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爲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亾乎。中行寅爲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爲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

氏焉。易之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得可以免。定三年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恃其

勇也。五年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十三年晉趙鞅

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

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邯鄲。而寘諸晉陽。絕衛

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

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

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

稷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

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

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

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

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

奔晉陽。晉人圍之。范皋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爲亂於范

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欲以爲卿。韓簡子與中行文

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

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皋夷代之。荀躒言於晉

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

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十四年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為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于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

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獲籍秦、高彊，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

百泉

哀元年

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齊侯衛侯

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

蒲冬十月晉趙鞅伐朝歌

二年

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

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

車少以兵車之施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

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

焦樂下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

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

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

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

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圍免志

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

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

簡子衛大子為右登鐵上望見鄭師眾大子懼自投于車

下子良授大子綬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

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于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

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羅無勇麋之吏詰之御對曰疇作

而伏衛大子禱曰曾孫蒯瞶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

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瞶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獲其蠶旗。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佻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龙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蠶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

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旣戰。簡子曰。吾伏。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大子曰。吾救主于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鞞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鞞皆絕。三劉氏范氏世爲婚姻。襄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爲討。六月癸卯。周人殺襄弘。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荀寅伐其郛。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癸丑。奔邯鄲。十一月。趙鞅殺士皋夷。惡范氏也。四年。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庚午。圍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

臨十二月。弭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邗。任欒郈逆時。陰人孟壺口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讐乎。對曰。私讐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柏人。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定公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士吉

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詳哉其言之也。晉霸衰。凌諸侯離叛。嗣是而大夫亦叛。要之諸侯之叛。鮮不自大夫始。憶昔士鞅取貨。納魯弗克。荀寅求賂。侵楚無功。諸卿貪昧。漸已成習。范中行之黷。貨固不在。趙鞅求貢之後也。是時中國之大。如魯衛宋鄭。罔不折而入于齊。君孤立于上。而臣交爭于下。分權樹黨。勢不相容。鞅也。而殺邯鄲午。寅也。吉射也。爲午而伐鞅。躒也。不信也。曼多也。爲鞅而伐范中行氏。鞅據晉陽。寅吉射據朝歌。專殺專伐。其罪均也。晉國有令。始禍者死。而鞅則先之。

且晉陽保障夙稱疆。偪朝歌僅足自保。未必深爲國患也。乃荀士不反。鞅獨善歸者。趙氏之黨盛矣。三家朋比爲耦。孤主懾而弗敢問也。於是乎以擅兵逐卿之罪。舉而蔽之。二氏鞅且借甲。晉陽反以除惡。君側之義傲然。自命故得叛而歸。歸而盟。晉人曾無異辭焉。自是晉之執政者且寥寥矣。平昭之世。慮晉卿之多。頃定之世。又慮晉卿之少。趙鞅專國。構怨罔休。今年伐朝歌。明年伐邯鄲。況復戰于鐵。以讐鄭。討萇弘。以偪周。討餘黨。以侵鮮虞。凡皆爲范中行之故。而無關於晉國之事也。愛憎

自鞅出。君無與知。以視荀士之亂政。又加變矣。傳曰。竊鈞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趙孟之免。幸爾夫。亦何德之有。○○齊悼之立。

哀五年。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爲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閒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

乎師乎何黨之乎。六年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驟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

高張晏圍弦施來奔。八月。齊邴意茲來奔。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干。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闕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王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于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黠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亾。一大夫若我不可。

不必亾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鸞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賈之丘。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駟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及冒。瘞。

八年或譖胡姬於齊侯

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公子愬之。公謂鮑子：或譖子，子姑居於潞以察之。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麋之以入，遂殺之。寵孽之爲害也。世子不立，國本動搖矣。昔桓公五子爭立，四世不康。當時亂政者，雍巫啓方，寺貂也。三人卽近在君側，未必專政執國，得擅生殺之柄。至景公而政由田氏。公在位日久，田氏得民日深，縱令早建世子，彼且私行愛憎，聞羣子以作難，況加私昵焉。是速之變也。公

左傳事紀 卷一
承靈莊之後。戎姬子牙。覆轍匪遠。公在位五十八年。弗克早圖。國儲未正。而嬖子是寵。積欲立荼。而不能言。諸大夫請命。則曰。姑且謀樂。何憂無君。夫陽生長也。荼少而賤。社稷之計。戒易樹子。國高受其亂。命滋禍所由長也。子荼之寵。不過奚卓。國高之貞。未逮荀息。而陳乞鮑牧。又非里不之所可方。則荼也。始矣。先君折齒於孺子。乞也。舉囊於中。霍蔑孤無君。豈專為社稷哉。二卿出。孺子廢。避位屏居。可無相尤。乃悼公輒以為言。僖子泣謝。朱毛贊謀。原陳氏之初志。但欲廢君。未必弑君。而聖人

必以首惡歸之。杜氏謂楚比劫立。鄭家憚老。皆疑於免罪。而禍所由始。遂明書之以為弑主。春秋之書。防微杜漸。所以深惡亂賊。而絕其免罪之端也。今孺子逾年為君矣。而陳乞復外求君。諸大夫遂再拜稽首。而君之義符義隆。不能並生。昭業昭文。豈容並立。其立則君也。廢則讐也。陳乞讐之。陽生而讐之矣。陳乞啓之。朱毛而弑之矣。經大書曰。齊陳乞弑其君荼。春秋作而亂賊懼。豈其然乎。

○ 宋景滅曹

哀七年。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眾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亾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且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雁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邦。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

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曹於春秋最為微弱，大都從大國以圖存也。自昭共以來，十有餘君，凡霸主之征討會盟，無役不往。蕞爾之邦，順天者存，亦可謂善保小國矣。至伯陽即位，納樂大心，起釁於宋。衛靈公好軍旅，閒歲伐之。宋乘其敝而尋兵，無已。於是圍而入焉。執伯陽以歸。傳曰：曹人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以迄于亾。故春秋恥之。然以時考之，晉霸絕矣。自救不暇，又焉庇曹。曹人不修厥政，而辯言是聽。田弋是崇，孫彊一用，宗祀忽諸。彼叔振鐸之

左傳事緯 卷一 辛
夢。豈。不。欲。引。曹。之。祀。哉。乃。負。羈。不。用。而。乘。軒。三。百。欣。時。
功。高。而。其。子。奔。也。德。之。不。建。君。子。知。曹。祚。之。不。長。也。有。
自。來。矣。

左傳事緯卷十終

